



昆仑学术丛书
主编 朱恒夫 谷晓恒

历史与现实的青藏

李文实 等著

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昆仑学术丛书

主编 朱恒夫 谷晓恒

历史与现实的青藏

李文实 等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· 上海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与现实的青藏/李文实等著. —上海: 上海
大学出版社, 2016. 7

(昆仑学术丛书)

ISBN 978-7-5671-2370-0

I. ①历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青藏高原—少数民族—
民族历史—研究 IV. ①K28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33751 号

特约编辑 倪金艳

责任编辑 傅玉芳

封面设计 柯国富

技术编辑 金鑫

历史与现实的青藏

李文实 等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press.shu.edu.cn> 发行热线 021-66135112)

出版人: 郭纯生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8.25 字数 442 千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2370-0/K·147 定价: 52.00 元

目 录

历史透视

吐蕃一名的由来	李文实	3
吐蕃王朝人口研究	朱悦梅	16
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	周伟洲	33
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	蒲文成	77
青海回族源流考	孙 滔	96
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	马 伟	124
霍尔与土族	李文实	154
青海土族地区土司制度述略	罗惠仙	179
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	林冠群	188
论青海军事历史的主要特点	崔永红	221

宗教考察

苯教和藏传佛教之关系概说	阿旺加措	233
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	降边嘉措	245
甘南藏传佛教信仰以及寺院经济的现状考察	丁莉霞	259
宁玛派的民间信仰	蒲文成	273

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	陈庆英	29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风 俗 观 览

吐谷浑与昆仑玉	罗 新	323
“风马”与经幡	康·格桑益希	340
藏族服饰文化的宗教意蕴	魏新春	352
环青海湖民族的祭海仪式	拉毛卓玛	361
隐藏的神性：藏彝走廊中的碉楼 ——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	石 硕	370
对撒拉族婚礼的民族社会学研究	高永久	389

文 艺 审 美

《格萨尔》生命美学思想论	韩 伟 庞泽华	399
当代荷马 ——《格萨尔》说唱家	降边嘉措	413
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	王子今 周苏平	440
西王母神话考辨	启 良	456
青藏地区民间传说的文化史价值	胡 芳	469
青藏方志所见民间演剧史料稽考	刘 倩	484
青海“花儿”渊源	黄静涛	490
撒拉族民歌研究	范晓峰	500
布达拉宫壁画的保护研究	曹 勇	518
对藏族民间宗教艺术形式 ——“唐卡”的人类学阐释	张斌宁	525

喇嘛与藏戏·····	朱恒夫	535
藏戏及其面具新探·····	杨嘉铭 杨 环	545

医 药 介 述

藏医药的起源与远古医药学·····	得荣·泽仁邓珠	56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

历史与
现实的
青藏

历史透视

吐蕃一名的由来

李文实

吐蕃一名出自两《唐书》，其名义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多有论证，其中以西方学者把“吐”字认为是藏语^𑄎（上部）字的译音一说颇为人所信从。我不同意此说，曾试作考察与推论^①，但亦迄未能得其实。近作《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》一文，对此继作探索，以为吐蕃一名实沿自吐火罗，系从古读，《唐书》改译，沿缘有自，只是后人未加细察罢了。我那篇文章虽考察出了它的源流，但由于那是一篇带有议论性的文章，引证不宜繁多，因再作此篇不嫌烦琐，详为征引，俾供方家讨论。

一、吐蕃王朝的兴起

吐蕃王朝，据《隋书》记载，始于公元六七世纪之间，但后世藏

^① 见拙作《吐蕃名义试释》，载《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》（二）。

族僧侣从宗教观点出发,把相传是吐蕃王朝第一代祖先聂赤赞普的生世,上推到释迦牟尼时代的一位印度王子。这当然是宗教家的一种神话传说,自不能据为信史。我们据有关汉文(那时尚未创立藏文)记载,公元7世纪初,在今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,兴起一个名叫宝髻的小国。它的西边是女国(东女),东边是附国,东北面是苏毗,它只占有今拉萨和日喀则所在的地区。这个宝髻的汉译名,现代译为“博吉宇”或“博域”,也就是《唐书》的“勃悉野”或“勃罕野”,现译则为“卜日加”(此据吴均、王青山先生说)。宝髻在汉文上只作为国名来看待的,而作为地名,则当时在宝髻国境内,尚有匹播城、穹波、达波、香波和藏博等汉译名,宝、播、波、博,是同音异译,与唐人改译“蕃”字相同,而藏博则是后世雅鲁藏布江“藏布”的初译,雅鲁则又是“雅隆”或“亚陇”王朝的异译。“藏”这个地名,在这时才在记载上出现,是后来西藏、藏民称谓的由来。宝髻兴起后,南日松赞灭苏毗,统一了今西藏中南部和东部地区。接着松赞干布继承王统,便西并女国,东灭附国,统一了西藏高原。随后又进攻今青海境内的党项、白兰和吐谷浑,势力扩展到今甘肃、四川部分地区。它虽与唐王朝联姻,建立了甥舅关系,并接受唐王朝驸马都尉官职和西海郡王封爵。但自贞观末至永隆元年(680)吐蕃攻陷唐西域四镇,不仅统一了青藏高原,而且扩地南邻天竺,北抵突厥,国力达到了极盛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说:

吐蕃尽据羊同、党项及诸羌之地,东接凉、松、茂、嵩等州,南临天竺,西陷龟兹、疏勒等四镇,北抵突厥,地方万余里。诸胡之盛,莫与为比。^①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二《唐纪》。

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,吐蕃王国从宝髻开始以一个山南小部落国混一青藏高原,并把疆土和兵锋扩展到今甘、川和新疆部分地区,而在民族方面,又包融了诸羌、汉、鲜卑、突厥等各种成分,形成吐蕃族。从此吐蕃既成为国和王朝的名称,又成为一个历史上民族名称。到了近现代,这个吐蕃族名称,为西方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,借亚陇王朝之名制造了一个“南来”说,这个谬说,虽为以后考古发现所推翻,但其流毒,至今犹散发着臭气。我现在更由推考吐蕃国名和族名的由来,将这种谬说加以荡涤与扩清。

二、吐蕃名称溯源

关于吐蕃这一名称的由来和含义,我虽然作过一些考释,但问题还远未能获得解决,只是对蕃字的音义,作了音义双关的探索,以为蕃字既是今藏文པོ་的音译,又可读为藩,义从双关,这恐怕也近于事实。现在我想从音韵学角度,来进一步加以阐释。两《唐书》都以蕃字音源于发羌,这本来是无可疑的,但现代人好新,又喜欢从分的方面来考察民族的历史,便产生了发羌自发羌,蕃自蕃的看法。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和谬误,必须加以辨析。清代著名文字学家钱大昕说:

古读发如拨。《诗》:“鱣鲔发发。”《释文》:“补未反。”此古音也。“一之曰𩇛发”,《说文》作“𩇛发”。此双声,亦当为补未切。^①

他又说:

^① 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《古无轻唇音》条。

古读藩如播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：“播之以八音。”注：“故书播为藩。”杜子春云：“藩当为播，读后稷播百谷之播。”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播国率相行事。”郑注：“播，读为藩。”^①

这一条例证，可以补证我以蕃为藩的论点。发又读拨，钱氏又举一例：

古读罚如钹。《周礼》：“大馭犯钹。”注：“故书钹作罚。”杜子春云：“罚当作钹。”钹读为别异之别。^②

这是他又以同音或音近字为例。“发”、“蕃”、“藩”古音皆读播，《蒙古源流考》也谓其先为土伯特国，这当是从阿拉伯或突厥语拼写的名称。土伯即吐蕃，特乃尾音。再证以现在西藏人自称为博，安多区藏族自称为斡(Wò)，博、斡一声之转，只轻唇与重唇之别。“藩”字读播，音同于今之博，则铁证如山，不可移易了。

最难解释的则是“吐”字的来历。当代有人说这是汉文“大”字的音转，又有人说这是藏文上部一词的音译，更有人猜测这是藏文高大蕃茂的意译^③，和我初以为与吐谷浑有关的推想都不得其实。

据我最近进一步考察，认为蕃称吐蕃，乃与吐火罗和大夏有关，这可以说是个新的发现。按吐火罗(Tukhara)为中亚古国，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和两《唐书》都有记载。《大唐西域记》作睹货逻，西方史称巴克特里亚或大夏，其地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上游。自公元前2世纪起，先后臣服于大月氏、吠哒、突厥。《隋书·西城

① 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《古无轻唇音》条。

② 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《古无轻唇音》条。

③ 半一之：《论藏族的来源和形成》，载《青海地方民族史研究文选》（第一辑）。

传》记载说：

吐火罗国，都葱岭西五百里，与挹怛杂居。

《新唐书·西城传》说：

吐火罗，或曰吐豁罗，曰睹货逻。元魏谓吐呼罗者。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，古大夏地，与挹怛杂处。

挹怛国，汉大月氏之种。大月氏为乌孙所夺，西过大宛，击大夏臣之，治蓝氏城。大夏，即吐火罗也。

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同一个地名而汉文的写法先后有异，那它的音读究以何为难，需要加以审定。西方史所称巴克特里亚（Bactria），希腊语作 Bactriane，有人以为即 Tukhara（吐火罗），也即是“大夏”的对音^①，今按大夏都城 Bactria，《续高僧传·达摩笈多传》作薄佉罗，《隋书·西域传》作钵和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作缚喝，《慈恩法师传》作缚喝罗。这些汉文记载，都是译音而用字不一。其中缚、薄唐以后属药韵，钵属曷韵，而古音第五部平声鱼、虞、模与入声药、铎同部。兹以《诗经》为例，略举如下：

薄：载驱薄薄，簟茀朱鞅。鲁道有荡，齐子发夕。（《齐风·载驱》）

“缚”字《诗经》无例句，但古音亦属五部，与铎合韵，声通妒、度。

① 吕思勉：《中国民族史》。

“薄”字古音属五部，铎韵，声通托、落。至于土、吐，古音同属五部，与睹、杜、妒、徒同韵。然则所谓缚喝、钵和，其古读即通土、吐，只是用字不同。在反切未发明前，古音第五部中土、图、度、乎与夏、下、夕、昔谐声，所以《说文》只说某声，而同一声又分散于各部，其间类多变转。其例可举几则如下：

王道申伯，路车乘马。我图尔居，莫如南土。（《大雅·崧高》）

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。（《陈风·宛丘》）

王事靡盬，忧我父母。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（《小雅·北山》）

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（《邶风·鸛鸣》）

或马土为韵，或母土为韵，或雨土为韵，或鼓下为韵，均是同部叶声字的转读。

依据上例，则缚喝、吐豁、睹货以及薄佉，都是一声之转，也就是吐蕃一名音读的由来。

其次，再说大夏。《周书·王会篇》、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所记大夏，均指春秋时西北戎（今山西北部）地，与此无关。唯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所云大夏，即指此后的吐火罗而言，大夏当为吐火罗的古汉译名，并无汉义。大(dat)字古音属月部，与夺(duat)、掇(tuat)、脱(thuat)同韵，吐、夺、脱皆一声之转，所谓“一声可叶万字，万字而必同部，同声必同部”（段玉裁《古叶声说》），意即指此。《诗经》音韵，自唐以下多不能通，仅以为谐音。就此而言，此大夏的“大”字与土、吐叶韵，而与脱、夺声近，则是可以显见的。

“夏”字古韵属鱼部，既与瑕、厦、暇、下同韵，又与乎、胡、枯、狐

相叶。例如：

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（《邠风·七月》）

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（《大雅·绵》）

又《陈风·宛丘》下、夏、羽为韵，引已见前。今按夏、下为 hea，读如赫、吓(hè)，与褐、曷、豁声近，又与虎、浒、乎叶韵。今甘、青地区犹读下为 hè，而不读 xia，尚存古音。然则“夏”字在此处音读与火、豁、乎通，而大夏一名自与缚喝、钵和、吐呼、吐豁同声而异译，容无异议。大夏为吐火罗故都所在，汉文初译为吐火罗，至隋、唐时遂又译为吐呼罗、吐豁罗、睹货逻以及缚喝、钵和，实即一名的多译。也正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对吐蕃一名的由来，同样找不到出处。现在既然找出这个线索，则吐蕃一名由来，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吐蕃一名的“吐”字的出处，既源于吐火罗，那它又怎样与“蕃”产生了联系，这又必须从𠵼𠵼、突厥说起。我原先对这个“吐”的推测，以为与吐谷浑有关，安才旦同志当时看了我的这篇文章后，根据《突厥语词典》所说“Tüpöt 即是在突厥境内活动的一个部落”的说法，认为吐蕃一名与突厥所称有联系^①。这个推论，直接触及了吐蕃族的来源，就此我们可以重新探索一下吐蕃族先世线索。

吐蕃族在宝髻兴起前，只是在今藏南的一小部落国，现在的人或即据此以为印度古代亚利安人分支所建立。实际上吐蕃先世与大月氏和𠵼𠵼、突厥有最密切的关系。吕思勉先生早就说：

^① 安才旦：《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之述评》，载《中国藏学》1988年第4期。

古时西部有大月氏与𐰽𐰺，𐰽𐰺实藏族之首见于史者也。^①

按大月氏在汉初由原居敦煌、祁连间迁徙到乌孙(今新疆伊犁河流域)，后又再迁大夏(即吐火罗所在地)，据有其地。公元1世纪时，又西破安息，南侵印度，东又扩地至葱岭，建立贵霜王朝，成为当时佛教中心。在南北朝之初，贵霜王朝势衰，𐰽𐰺兴起，入据大夏旧都，并东西扩地到波斯、盘盘、罽宾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于阗等国，而朱居、渴盘陀、钵和诸国，也都役属于𐰽𐰺。𐰽𐰺在中国史书上，又被译称𐰽𐰺、𐰽𐰺、滑国。𐰽𐰺、挹𐰺，是于阗的别译。南朝梁武帝时，𐰽𐰺势衰，突厥代兴，𐰽𐰺旧属又皆役属于突厥。这是𐰽𐰺与大月氏和突厥的历史渊源关系。总之，大夏故地，历经它们三族先后建都，其民族、宗教和语言之间，便不免多所混同与融合，所谓缚喝、钵和、吐火罗、睹货逻及突厥这些名称的语音，便是一证。

𐰽𐰺既是于阗的音转，则其种姓何属，是先要加以考察的。吕思勉先生说：

於邑双声，于於同字，然则𐰽𐰺、𐰽𐰺、挹𐰺，仍系于阗音转。此族盖自后藏越南山西北，首据于阗，人因以于阗称之。其后拓土日广，徙居大夏故都，人不复考其得氏之由，乃复别译以𐰽𐰺、𐰽𐰺、挹𐰺等字。^②

吕先生这个论断是很精审的。在这里我还要补证一下的，就是古音𐰽、达属月部，与拔、钹同韵；於、于属鱼部，与土、吐同韵。这样

① 吕思勉：《中国民族史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
② 吕思勉：《中国民族史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
一考察，岂不是完全可以证明呶哒、悒怛、挹阇、于阇以及吐蕃不都是一个名称的同音异译吗？语言文字的异译，古今都无二致，我们不是译外语时，把广东译为坎堂，香港为航康，北京为披铿；译克鲁泡特金为克鲁巴金；而外国人把孔夫子译为康菲雪斯吗？这都是由古今语言和方言的差异所致，是不足为奇的（广东话译秀兰邓波尔为萨利坦宝，译莉苔海华丝为列达希贺夫）。

吕先生还提出另一理由是呶哒的一妻多夫制，这直到现在的藏区中还有遗留。我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吐蕃同时还由突厥一语转写而来。吐与突是同音异写，厥字古音属月部，与怛、拔、钹同韵。魏晋以后，拨、钹、泼、钵与拔、跋通归末韵，唯厥与蕨仍属月韵。《诗经》入韵字只有蕨、阙，《召南·草虫》：蕨字与悒为韵；《郑风·子衿》：阙字与达、月为韵；《唐风·蟋蟀》：蹶与外为韵，均与拨、钵不叶。唯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衣毋拨，足毋蹶”，蹶与拨为韵。蹶亦属月韵，与拨同部。又蹶与瘸同声，《集韵》瘸与跛同属戈韵，跛亦音阙，与播、幡、波同部，因知《曲礼》蹶字亦当读跛。盖下文有“立如跛”句，故在此作蹶，而音读均应读如拨也。我说吐蕃即突厥的对音，看来亦当无疑义，但为什么吐蕃竟也沿用这个名称，还必须和吐蕃在当时的活动去加以说明。当时自后藏地区入于阇，或自于阇入后藏，早就存在一条通道。吐蕃兴起时，突厥已归衰微，因此它与唐在西域争四镇，把疆土扩张到今新疆，而于阇为其中心所在。吐蕃不仅在那里建立了军事、政治基地，并曾与唐一度阻止大食的东侵，在这里不难看出它与于阇关系的重要性。《北史》谓呶哒为大月氏种，月氏本氏羌别种，这与呶哒的形成，自亦不无关系，而其最重要的一点，则是《南史》称呶哒为滑国，说是车师的别种。今按滑音同华，华古读如敷，《诗经·郑风》：

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，